



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碧野

百花散文书系
当代部分
主编
余英时
林达达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当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碧

野
散
文

熊述隆 编

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野散文选集/碧野著;熊述隆编.—2版.—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百花散文书系.当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322-7

I.碧... II.①碧...②熊... III.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22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15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序 言

述 隆

碧野，作为一位紧随时代同步前进的作家，以其充沛的热情和执著的毅力，长期勤奋耕耘于文学领域，除“文革”期间被迫搁笔之外，始终笔耕不已，迄今已逾古稀之年，仍时有新作问世。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其几经风雨、屡遭坎坷的文学人生道理上，已留下了三十多部计约五百多万字的累累硕果。如今从宏观角度予以回眸一览，不啻在现当代文坛上留下了其凝重的心血结晶乃至时代的一个侧面记录。

诚然，碧野的文学创作是多方位的，诸如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报告文学等，都曾有过广泛的

影响；然而，在碧野文学创作的立体结构体系中，散文创作无疑是尤有光彩并占有重心地位的一根“主梁”。他曾自称“与散文有着很深的缘份”，例如他以二十几岁年龄初涉文坛的处女作《窑工》，便是一篇颇具深度与力度的散文。此后，散文创作在其文学生涯的轨迹中，也始终如一线串珠，绵绵不绝；尤其解放后，几乎倾力赴注，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散文集便有《幸福的人》、《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边疆风貌》、《情满青山》、《月亮湖》、《蓝色的航程》、《跋涉者的足迹》、《竹溪》、《北京的早春》、《碧野近作》等十几部。仅从数量而言，散文创作在碧野的文学天平上，也堪称一颗沉甸甸的砝码；至于其中一些名篇佳作，诸如《天山景物记》、《情满青山》、《山高云深处》、《神农架之行》、《黄泥小屋》等，也早在五、六十年代享誉一时，迄今艺术魅力不灭。因此，碧野及其散文创作，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已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与意义。

—

碧野，原名黄潮洋，广东大浦县人，1916年出

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学生时代，曾因领导学潮而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三十年代到北平后，即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泡沫社”，并以富于挚情的处女作散文《窑工》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抗战爆发后，他转赴华北参加抗日游击活动，后又到西安、洛阳、成都、重庆等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则冲破重重险阻，进入解放区，并随军参加解放太原的战役。显然，碧野以战士兼作家的双重身分，在这一时期已有大量作品涌现，逐渐成为一位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由于碧野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这种经历所赋予他的战士气质，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首先扑面而来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即富于充沛昂扬的激情与浓郁鲜明的时代气息。

应该指出，从三十年代到建国前这一阶段，碧野文学创作的主要成果及其艺术冲击力，并不体现在散文这一形式，而侧重于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报告文学方面。这无疑是特殊时代的要求使然。——金戈铁马、风云变幻的岁月，更需要铜鼓号角式的音响和浑厚凝重的“集束式”投弹。像这一时期所产生的长篇小说《风沙之恋》、《南怀

花》、《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中篇小说《山野的故事》、《乌兰不浪的夜祭》以及报告文学《北方的原野》、《滦沱河夜战》等，在当时便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反响，如抗战后期完成的中篇小说《奴隶的花朵》，曾收入巴金主编的《奴隶丛书》；而茅盾则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力度，也曾及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作品“是我们民族今日最伟大的感情，最崇高的灵魂的火花”，并“闪耀着诗篇的美丽色调。”^①

然而，尽管这种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与报告文学中，但同样浸染渗透到了这一阶段虽为数相对不多的散文之中。像这一阶段的早期散文《窑工》、《募捐》、《母亲的梦》、《奔流》等，便同样是这股创作主旋律中的昂扬音符。例如《窑工》，创作于他在北平流浪时期，虽为处女作，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愤怒的感情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又如《募捐》，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以诚挚的感情和生动的描摹，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情绪，再现出北京“一二·九”学

^① 见《茅盾文集》第九卷第七辑《北方的原野》。

生运动的一个光辉侧面，亦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艺术感染力。因此可以说，这种由时代与生活铸就的艺术特色，已成为碧野后来散文创作的先天胚芽，并为逐渐形成其散文艺术风格的主旋律，奠定了天然的基调。

解放后，新中国的诞生及其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更进一步激发了碧野的创作热情。这种热情显然是三、四十年代创作基调的一种延续与深化。不过，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内涵与感情的融合，已由愤懑、抨击转向为赞颂与讴歌；同时文学创作的侧重面，也由小说和报告文学等逐渐转向了散文，并且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他在散文《新疆在欢呼》中的那位老牧人一样，“每隔几天就要制造一把冬不拉”，“为今天美好的生活而歌唱”。因此，他的十几本充满激情的散文集，几乎全部是在解放后各个时期创作出版的，从而以艺术的笔调，真实而充分地展示了一位作家在时代脉跳间的心灵记录。

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使碧野的散文饱和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追寻着时代的劲健足音。正如碧野曾说：“我的散文永远是一朵小花，色彩不艳

丽，香味不浓郁，但它却有一种特异，那就是它生长在岩隙石缝间，表现出在艰苦环境中创业的豪情。”因此，他的作品，不论是描绘祖国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还是展示人民艰苦奋斗的业绩，总是讴歌希望和光明，充溢着对新生活和人民的由衷赞颂与亲切祝福。如脍炙人口的《天山景物记》，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天山瑰丽的自然景色，推示出天山丰富多彩的奇珍异品，以热烈的赞颂而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豪迈欢乐之情；而像《山高云深处》，则把景物描写、人物形象和心灵刻划水乳交融在一起，描绘了一位山区县委副书记的动人形象，流曳出“为人民开拓出新生活”，“播撒幸福于人间”的壮美情思。

文学创造源于生活，作家情思来自拥抱时代。作为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散文家，碧野有如一位“文学”与“人生”的长途跋涉者，在两种不同的时空里一并遨游。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他总是风尘仆仆，投身生活的激流，从长城内外到天山南北、从大河上下到蓝天绿野，处处留下了他坚韧、执著的足迹。如 50 年代初，他从朝鲜回到北京，风尘未定，便沿着祁连山脚的河西走廊，进入

祖国西北的边疆。面对充满奇光异彩的民族风情，他激情迸发，文思泉涌，共创作并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遥远的问候》、《天山南北好地方》、《边疆风貌》。其中《天山景物记》、《初访色满》、《雪路云程》等篇什，曾享誉一时，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有的甚至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典范之作。至60年代，他又从边疆来到中原腹地，在深入丹江口水利建设工地的同时，为开阔视野，他云游江汉平原，凭吊三国历史名城，攀越神秘险峻的武当山，盘桓人迹罕至的黄连架、神农架，饱尝生活的甘与苦。《情满青山》和《月亮湖》两本散文集，便是这一时期他奉献给江汉平原与武当山区人民的心血结晶。诚然，这种纵横南北、千里跋涉，从坎坷崎岖与荆棘丛生中去采撷生活之果，是一种具有使命感作家的可贵精神体现，同时无疑是要付出惊人毅力与沉重代价的。对此，我们只要读一读某些作品中的有关片断，便不难想见作家所经历的艰辛：

四处雪白的山岭都披满了阳光，银辉闪闪。但是凝静的空气里却带着刺骨的寒威。

虽然明亮的太阳照耀在头上，但却晒不化鬓脚上、眉毛上和胡子上的水珠。^①

荒原上野草丛生，蚊蚋千万成群。一来就像一层黑纱似的裹住人的头脸，尖声的叫着。……被叮得熬不住，可是只要一抓痒，就起红疙瘩。^②

可以说，碧野这种拥抱生活与时代，尽情倾吐心曲的情状，直到“文革”爆发，“四人帮”一度扼杀了文艺之后，才被迫中断。而这种“中断”，并不意味着消沉与搁笔，只不过是如有闸门强行关闭之后的积蓄，等待着新的迸发与奔涌。例如，在文革期间，不少热爱碧野的读者都在深切地关注着他的命运，探询他的踪迹，当浩劫过去，碧野重新执笔时，他便曾以书信的形式，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启闸情涌”的真切心境：

我完全体会到，十年浩劫之后，当作家重

①② 见《阳光灿烂照天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新点燃创作之火，发表出第一篇作品的时候，不论它的质量如何，就像春天到来从石缝里冒出来的一点鲜绿似的，都同样受到读者的欢呼：“呵，他还活着！”这不仅是读者在庆幸十年浩劫后幸存的作家们，而且也是充分体现读者对中国作家的一片真诚热爱。……

现在，春花开过，夏果正熟，祖国处处洒满阳光，社会主义事业前景辉煌。过去读者对中国作家呼唤：“你在哪里？”的沉痛声音应该消逝了，中国作家灾难的日子应该永远结束了。“碧野在哪里？”小溪同志，请你放心，我在这里，我还活着。我从“牛栏”里带伤走出来，从农村插队落后的沉重劳动中走出来，现在，我生活在这波澜壮阔的长江中游，我的笔蘸着万里长江奔腾的波涛，在为四化讴歌、写作。^①

言为心声，碧野的这种发自肺腑的倾吐，并不只是停留在宣言上。人们欣喜地看到，他一度被

① 《复史小溪同志》，见《长江文艺》1980年8月号。

禁锢的身心确得到了再度的舒展，新时期以来，他又北走黄河，西访山城，东旅江浙，南游粤闽，以不减当年的热情，接连发表了近百篇散文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相继收辑在《蓝色的航程》、《竹溪》两本散文集中。由于作家人生阅历的进一步丰富和思想艺术的更趋成熟，因此这些作品既可视之为其创作中被迫“搁浅”之后重新“启航”的一个标志，同时也形成碧野散文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二

由于碧野的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因此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自然风景的描绘、社会环境的勾勒以及民族风情的渲染，均占有相当的比重，并成为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之一。

在碧野散文作品的景物描写中，既有纵横排闼、全景式的鸟瞰，也有设色工妙，生动传神的细节刻画，像“站立鸡公山头，云开日出，望长天大地，清新明晰，辽阔无边。远在天际，那青苍蜿蜒的是桐柏山脉；近在脚下，峡谷平川里，那闪光的

是河流、水库和村舍，那一线弯弯曲曲的是公路，那绿沁沁的是瓜园和菜棚，那金黄的是夏熟的稻田……”^①可以说是这类描写的典型表现。然而，这还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诸景诸物“神”的勾勒与点化。正如碧野自己所说：“写景，不仅是作家对自然界的肉眼所见，更主要的是作家心灵的感受。”即作家笔下之景，反射着作家内在的自我之情。因此，碧野的散文十分善于运用缘景生情、寓情于景等艺术手法。以美的心灵去观照景物，自然界的一切也必然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并且充满耐人咀嚼的韵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碧野散文中所表现的种种自然风貌，乃至西北边陲悍犷的戈壁、萧疏的荒漠，也往往变得神奇可爱。这自然是源于作者对祖国一草一木、一沙一石的挚爱，并将这种自我感觉渗入了景物的缘故。至于蕴含岁月、时代色彩的风物，作者更是善于展开丰富的联想，运用奇警独特的比喻，将内在的情思渲染得凝炼而深刻，例如：

① 见《白云·绿树·金花》。

在另一座山头上，有两幢并立的别墅，是鸡公山有名的“姐妹楼”。“姐妹楼”优雅娴静，绰约多姿。……仰望，云影浮于天际；环视，树色映入眼帘。好像姐妹俩在并肩眺望，玉立亭亭。可是现在，这“姐妹楼”年久失修，任其风吹雨打，门庭破败，廊柱斑驳。厄运如斯，“姐妹楼”有知，当临风相对一哭！……①

这种描写，既有客观的“写照”，更有主观的“渗透”，将大自然美中的和谐与不协调，交相映衬、碰撞，以托出作者油然而生的“画外之音”，令读者有所咀嚼与深思，从而使作品的容量与深度，都得到了有机的拓展。

此外，碧野在景物描写中还十分注重结构技巧以及色彩光影效应的运用。例如其名篇《天山景物记》，便采用了一系列的画面剪辑与组合。——环视全文，我们可以看到“雪峰”、“溪

① 见《白云·绿树·金花》。

流”、“森林”、“牧场”、“天然湖”等诸多动人的镜头画面，不断扑面而来又逐渐隐退而去，令人随着作者轻盈灵活的笔触，如同进入了一座美丽的“屏风”之间，目不暇接而心旷神怡。至于色彩光影效应的渲染表现，在这篇作品中也同样有生动的映证，如：

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灿烂。

特别诱人的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

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这种色彩、光影的变化，是随着作者观察点的俯仰、视距的远近以及气候的晨昏夕阴而变化的，而碧野正是善于捕捉这种瞬间的特殊感觉，为读者创造出一幅幅气韵生动的图景，令人感受到一种诗画般的意境。

当然，景物描绘只是一种技法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它往往与“人”“事”密切相联，为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展开以及作品主旨的表现提供外在的因素。由此，也使我们注意到碧野在处理景物与人物关系时的多种方式。一种，表面上似乎纯然写景，人物虚化，实际上却是因景见人，景以人变，从大自然的变化中表现出时代前进的步伐，像《富春江畔》、《长江，母亲的河流》、《山城灯火》等篇，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特点。另一种，是把人与自然的交织结合放到突出的位置，借以体现人在大自然中的坚强开拓乃至献身精神，像《情满青山》、《黄泥小屋》、《武当山记》、《静静的排湖》等，即属于这一类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种，诸如《芦沟桥情思》、《神女的祝福》